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达瓦拉姆说，走这片沼泽时，要会看路。朝石头多的地方走，朝有马蹄印和牛羊粪的地方走，那才是穿过沼泽的路。

我们朝有马蹄印的地方走，路很硬，没有草，在草上走起那么舒服，心里却踏实了许多。马道曲折地伸向草地深处，像一条细长的蛇爬过后留下的痕迹。路旁突然有一眼水池，池四周有灌木和芦苇，映着蓝天和灌木的水看起来清凉极了，诱惑着走出一身臭汗的干口渴的我。

“我想喝水，口渴死了。”我说。

达瓦拉姆拉住我，不让我喝。她说，这池中的水有毒，不能喝。我指着水底清晰的游鱼，说鱼都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会有毒？

达瓦拉姆说：“当地人都不喝池中的水，我想肯定是有毒吧。”

我伸手伸水池，冷冰冰直透骨头。我吸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水是从冰缝中浸出来的吧，比冰板还要冰。”我伸出手来，手掌冻得通红。我伸出舌头舔舔留在上面的水，又涩又咸，怪难吃的。达瓦拉姆睁大眼睛，担心地望着我，脸上同我一样皱起难受的表情。我手一软，伸出舌头，眼皮一翻大叫一声，翻倒在地上。

达瓦拉姆吓得张大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她摸摸我的额头，又摸摸我的手心，我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喘息声。我突然手一撑，爬起来，鼓着气朝她大声地喊叫着，又手一摊，躺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。

达瓦拉姆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气得脸都白了，扯着我的衣领，撞着我的背。我知道玩笑开大了，不敢笑了。她背过身子，捂着脸抽泣起来，说我欺负了她，她永远也不理睬我了。

我望着平静的玻璃似的水，很像望着一个人的眼睛。清亮清亮，一尘不染，十分纯净。只有无忧无虑的游鱼和洁白无暇的云是她的梦。我说：“我只想逗逗你开心。”

她说：“你真把我吓死了。现在腿都是软软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水不可能有毒，只是味道怪怪的，很难吃。”

她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口渴了，我们可以去喝河水的水。”

我们又往前走时，她还在生我的气，也不想拉我的手了，一人走在前面。我赶上去拉她的手，她却赌气地把我的手掰开。我说：“我叫你一声姐，行么？回去后给你煮个荷包蛋赔礼道歉行么？”

她好像更生气了，嘴翘得老高。

我们在拐一个弯时，哗啦一声，草丛中飞起一对蜡黄色的鸟，咕嘎的叫声凄凄惨惨地朝草地撒播。她惊慌地回头撞入我的怀里，拉紧我的手臂，望着那对鸟飞向草地深处。

她说：“这是一对黄鸭。”

我用手做出端枪的动作，朝远处还在闪动翅膀的黄鸭瞄准。达瓦拉姆喷着舌头呀呀叫起来。她有些伤心地说：“你连黄鸭都想打？你的心也太黑了！”

我懵了，说：“怎么了？黄鸭的肉不能吃了？”

达瓦拉姆眼泪都急出来了，甩开我的手，说：“我不想理你了。”

我真的不知道她为啥生气，站在原地不想走了。她看着我那副可怜的模样，又噗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傻站着干什么？不走快点，我俩天黑了都走不找温泉。”

她拉着我的手，快步往前走。关闭半浸在水中的草茎，让我们踩得咕咕直响。

她说：“你没听过黄鸭的故事吧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黄鸭有什么故事？”

她说：“黄鸭的故事离奇得很，却是真实的。”

黄鸭是最懂情感的鸟类，一般是一公一母配对生活，很少见落单的，直到双双老死。

老人们都说，黄鸭这一世做夫妻，死后到下一世，不管生为何物，也会做夫妻。达瓦拉姆讲，有一年，有个猎人想向自己的同伴炫耀自己的枪法如何高明，朝一对刚刚升到半空的黄鸭扣响了扳机，砰地一声，一只肥肥胖胖的黄鸭从空中落下，重重地砸在草地上。另一只先是受了惊吓，远远地飞去。不久，又飞回来，飞到那只死去的同伴身边，低头垂着，围绕死去的同伴转着圈子，咕咕咕的叫声似乎想把躺在血泊中的同伴唤醒。后来，它绝望了，在同伴的尸身前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便弱着双翅飞起来，越飞越高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亮点。它边飞边撒播着凄凉哀伤的鸣叫声，似乎在向草原控诉刚刚发生的这件不幸的事。草地很静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默默地震惊着这一切。突然，它做了件让所有人感到震惊万分的事。它在高空翅膀一收，朝一块巨石狠狠地撞去。人们赶到那里，可怜的黄鸭已经脑袋破裂，歪在石头上死去了。围着它的人都张大嘴，啧啧感叹。那位猎人更是羞愧难当，在巨石上砸碎了自己的猎枪，说从此以后再不要伤害任何生灵了。

达瓦拉姆说，她讲的是真事，就发生在绒坝岔，那位猎人叫充翁，现在是绒坝岔区的区委书记。他现在出远门，只带腰刀防身，很少带枪。

我说，在我们家乡的小河边，也有种鸟，我们叫它鸳鸯，也是成双成对地生活。如果对方不幸死了，另一方不吃不喝，也会死去。

她突然问我：“你们也吃鸳鸯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人吃。鸳鸯很美，人们常常把它们绣在枕头上，结婚时用。”

她故意阴着脸，呀呀地大叫起来：“好呀，好呀！你们的鸳鸯你们舍不得吃，竟跑到我们这里来吃黄鸭了！”

(未完待续)

桑桑故乡人

◎杨全富

张义家

在我家乡东南方向五六里的地方，有一条长满了参天大树的峡谷。这一条峡谷在嘉绒语里叫“张义”，意为动物的乐园。张义峡谷有两条沟谷。其中，沟谷较宽的叫大沟，沟谷较窄的叫小沟。在两条沟谷内，原来都有土地。下户的那一年，分配给每一户人家。不过，由于峡谷离人们的住所较远，因此，这里的土地在耕作了几年后，陆续被撂荒。

在大沟里，崖壁里渗出的山泉，泉水甘冽。由于整条沟谷内再也没有其它水源，因此这股山泉弥足珍贵，也成了鸟兽们常常光顾的地方。从这里过去，有一条小道横贯大小沟，直达一处叫做“王德富”的地方。其间要经过一座山梁，山梁上有一亩左右的土地，土地正中央的位置有一座废墟。在解放前，这里曾居住有一户王姓人家，解放后，才迁移到德胜巴。由于他家曾居住在张义沟谷内，因此，就以张义作为其房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张义阿爷是一个干瘦却精神矍铄的人，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，腰间插着一根长约一米的烟袋。老人言语少，难得露出笑容。虽然他们家的老幺与我们年龄相仿，既是同学，又是最好的朋友，然而我们都有点惧怕他。听邻里的老人们讲，张义阿爷的大哥在解放前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舵把子，手底下有兄弟伙几十人，每人都拥有长短枪支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完全可以称一方。张义阿爷在众多兄弟中，是最具有头脑的人，且枪法极准，以他的才能，完全可以自立山头，然而张义阿爷却对此毫无兴趣。于是，只身一人来到张义沟里，开荒种地，娶妻生子。

张义阿爷酷爱打打牌，村寨里有几位老人也略懂一二。因此，每天下午，几位老人都会聚集在张义家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打牌。牌桌上，赌资为每人预先发的几十颗玉米粒，直到“输完”为止。有时，村寨里的老人们也要忙于农活，张义阿爷便与自己切磋，他事先在方桌的四个方位发好牌，一人饰演四角，有时还会自己跟自己赌气，这边骂上几句，那边再回上几句。

张义阿爷从不炫耀自己年少时的英勇，当别人谈及他，他都是微微一笑。老人育有六个孩子，其中老大与我爸爸同龄。老二比大哥小四五岁，脾性最好。虽然长我们二十余岁，却与我们成为了忘年之交。有次我遇见他时，叫了一声表叔，虽然他勉强答应，然而，从他的眼神中却看到了一丝落寞。后来，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，他对我那次喊他表叔耿耿于怀。他告诉我，当到我叫我表叔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了我们之间已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在外，有时回到家中也是短暂停留，我也很希望再次与他相遇，再直呼其名，然而却一直都没有遇见。再后来，忽然接到他突发疾病离世的噩耗，那时，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，为失去这样一位忘年交的朋友而伤感不已。

张义阿爷的老三是几兄弟中最有才的人，可惜小学还没有毕业，家中因缺乏劳动力，只好辍学在家。在家务农期间，自学了砌墙技艺，没想到这门技艺给了他发展的机会。改革开放后，他凭借自己的这门技艺，在异地他乡站稳了脚跟，收入可观。

张义阿爷的老幺是我小学的同学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启蒙的学校是村寨里的村办小学，整所学校只有两个班级，两位民办教师，四五十名学生。在这所学校里，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年时光。那时，我的年龄是班里最小的，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却是名列前茅，而张义阿爷的老幺虽然长我一岁，成绩始终排在中等。四年级读完，我们需要到离家十几里地的喇嘛寺小学校就读。那时，张义阿爷家在河谷地带亲戚多，也有了为他壮胆的亲戚，因此他敢于与河谷里的同学对仗。这对于我们而言，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，我毕业后考取了家乡的一所中学，而他复读了一年后才升入这所学校。那时，由于我们所在的中学生活条件极差，隔三差五的我们就要回家“打打牙祭”。再后来，我考取了师范学校，而他却名落孙山，只得回家务农。几年后，离开了老家，一人在外漂泊。去年偶然遇见了他，现在还在务工，依然是孑身一人。

得胜巴班乾

在我家房后，有一户农家，我们之间只相隔四五米，他们原本居住在离得胜巴几百米一处叫做吉木的村寨里，后来，班乾家几个儿子都娶妻生子，不得已分家，家中排行老二的班乾表叔就来到了这里。据我父亲讲，他们到此居住也只有五十余载。

班乾二表叔是整个村寨里文化水平高、能言善辩的人，在村寨里极有威望。下户之后，腊月山大队分为三个村集体，由于我们所在的村寨地处河谷地带，按照河谷到山顶的顺序进行排序之后，我们村寨更名为腊月山一村。在第一次改选村主任一职时，班乾表叔当选。

班乾二表叔身体瘦弱，但清瘦的脸上，镶嵌着一双充满灵气的眼睛。他比我父亲年长三岁，据父亲讲，1956年左右，在离家十几里地的喇嘛寺建起了一所完全小学校，父亲和班乾表叔等十几个孩子有幸成为该校求学的首批学生。那时候，喇嘛寺小学校的校舍为几间平房。教室门窗小，因此光线极暗，且由于通风效果不好，里面总是散发出一阵阵腐臭味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父亲、班乾表叔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。对于那个年代而言，能读到书是何其的幸运，因此父亲和班乾表叔等努力学习。那时候只有两本书籍，一本是语文书，一本是算术书（数学书），内容也极其简单。不

过，那时候的语文课本并没有拼音，通篇都是汉字。为此，教师在教的时候，将这些汉字板书在黑板上，并结合实际进行教学。这种教学很贴近生活，深受同学们的喜爱。当父亲和班乾表叔等读到三年级的时候，由于村寨里开始实行食堂，人们生活拮据。只得让孩子们辍学回家务农。

在喇嘛寺求学期间，班乾表叔是我父亲的守护者。那时候，河谷地带的那些同学仗着家在学校周围，因此也就凭空长了胆，敢于随意欺负我父亲一样的外来人。班乾表叔由于年龄大，且有一把好力气，在几次与这些同学对敌之后，大胜而归，因此，声名在外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父亲他们。有一次，父亲和班乾表叔他们一行走到半途时，一位同学提议今天不去学校学习。没想到一呼百应，于是，让女同学照旧上学以外，所有的男同学在班乾表叔的带领下钻进路旁一座废弃的窑洞里。下午时分，女同学们放学回来后，父亲和班乾表叔他们也随着女同学们一起回到家中。就这样，几天时间里，他们早出晚归，丝毫没有引起爷爷们的注意。后来，学校里一位藏族老师因为十几位男同学没有来上课，一天下午，这位老师来到村寨里，询问家长们孩子不来学校读书的原因。这时候，家长们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有几天没有到校学习了。那一晚，家长们隐瞒了老师到访的事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和班乾表叔一行走到半途后，再次走进窑洞里。没想到，几位家长手握长长的树条，早已偷偷的跟在他们的后面。将正在窑洞里玩耍的父亲和同学们堵了一个正着。于是，在树条的挥动中，窑洞里传来父亲和同学们的哭喊声和求饶声。在一顿教训后，父亲和班乾表叔一行在大家的护送下向着学校走去。当来到学校时，全校同学排成两行站在了校门口，迎接他们的到来。当父亲和班乾表叔一行来到这里后，站在两旁的同学忽然都拍着双手大喊起来“选学格儿，选学格儿”的叫起来。父亲和干同学都低下头。只有班乾表叔勇敢的走在队伍前面，伸出手，向着两旁站立同学的脸上端去，咻咻啾啾之声不绝于耳。忽然间，两旁的人都噤了声。从此以后，班乾表叔更成为了这一群孩子的孩子王。

在这所学校就读三年后，父亲和班乾表叔等只好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，回到了家中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班乾表叔和父亲一道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拾麦穗、拾核桃、掰玉米，用自己稚嫩的双手帮助家人度过这一段困境。

后来，班乾表叔在媒人的撮合下，迎娶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妻。按照故乡人辈分的关系，我称之为班乾阿妮。班乾阿妮的脚微有残疾，然而却不影响其行动和劳动的能力。人很随和，虽然她来自于不常使用敬语的村寨，然而，她却比会使用敬语的故乡人更好地使用敬语交流。小时候，只要有入经过我家门前的那条小路，班乾阿妮都会热情的与路人打招呼，并邀请别人来家中喝茶休息。因此，每天只要听见班乾阿妮的声音，我就能准确的猜出路上有多少人经过。

在合作社时期，为了让孩子们就近入学。政府在各大队修建起村办小学，教师由大队部指定。由于父亲和班乾表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，为此，大队部聘请我和父亲和班乾表叔为村办小学教师。后来，由于我家为富农成分，父亲在三年教学工作之后没能继续担任小学教师，而班乾表叔因为成分好，继续在乡村小学校任教一直到改革开放后。

当我们在所村办小学学习时，班乾表叔还在这所学校担任高年级的教育教学工作。全校只有两位教师，一位是班乾表叔，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启蒙教师毛老师。那时候，虽然课本也只有语文和算数两本，但是，语文已有拼音教学。这对于从没有接触过拼音的教师而言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他们一边自学，一边教授，用自己的汗水为家乡人培育出了有用的人才，也使得家乡从此以后有了大学生，有了捧上铁饭碗的人。

后来，班乾表叔在当选村主任一职后，由于村集体工作繁忙，只得让自己的女儿担任了民办教师一职，自己则将所有的身心都扑在了让村寨里的人们喝上自来水。班乾表叔多次徒步七八十里路，到县城里想办法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自来水终于流进了老百姓的家里。然而，好事多磨，自来水在使用几年后，由于钢管老化，许多地方都出现爆管的现象。因此，人们又回到过去人背马驮的岁月里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缺水的问题，班乾表叔将目光盯在了枯水井，发动村里投工投劳，用最原始的工具挖出了水。不过使用没有多久后，洞里因为多处塌陷，只好半途而废。然而，这里却成为了我们村寨永远的记忆，因为这里有我们村寨人们对过去岁月的永远回忆。

1993年的冬日里，班乾表叔一家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人影在外面走动。原来，班乾表叔因为积劳成疾，引发了陈年痼疾。我和几位邻居的人背着班乾表叔向着山脚走去。途中，我几次要求背表叔，然而，表叔对同行的人说：“老二（我在家中排行老二）是学生，背不动我。”我只得走在队伍的后面，看着班乾表叔那瘦弱的身子在邻居健壮小伙子的背上起起伏伏。在临上车时，他对我们说，今天他的精神特别不好，没想到，这一句话却成了他最后的遗言。下午时分，鞭炮声从河谷底传来，紧接着，噩耗传到了村寨里。班乾表叔在途中由于病重不幸离世。我们一起走到半山腰，静静的等待抬着遗体的人回来。

(未完待续)

扫一扫
更精彩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